



初平阳也想到了那些武侠小说。母亲把打火机递给他时，他才逐渐回过神来。几年不见，母亲神秘的招数好像更多了。

初医生老婆说：“平常多活动。多和家人在一起。少生气少发火，慢慢就会好一些。”

齐苏红连忙感谢，摇晃几下身体，果然觉得轻松许多。

交心的声音突然放大了。易培卿从藤椅上站起来。鲁局长说：“房主任、齐主任，你们过来一下。”看样子还是没谈拢。

初医生老婆看着齐苏红的背影，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：“你这个朋友，寒气重倒次要，要命的是她戾气重，只用我这法子调理是没法根除的。这是性格上的问题，心病，还得让吕冬冬帮帮，自家人才是最好的医生。”

这番话初平阳完全听不懂，他不知道那蓝色的小火苗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一点就着，他真担心烧着齐苏红。

站着的易培卿又坐下了，他

在自己眼前把两只手像蒲扇一样摇，扯着嗓门说：“不搬，坚决不搬！你们把我埋在这里吧！”

所有人都围到他们跟前。鲁局长坐着，脸色已经相当不好看了，微笑早变了形，像剪好了临时贴在脸上的，因为仓促贴错了位置；左手手指不停地敲击桌面，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“不搬。不搬。”他说，“好。”然后站起来说，“小顾，你们几位先起草一个报告，我审定后上报给终局长和市领导，准备拆教堂。”

“真拆啊？”顾科长说，“那是文物。”

“就是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”鲁局长说，“不拆早晚也得倒掉，都歪成了那样了。没办法。就这样吧。”

“教堂不能拆。”初平阳说。

所有人都看他。鲁局长笑笑说：“你倒给我说说，为什么不能拆？是整个淮海市的发展和五年规划重要，还是一座荒废的危房重要？”

“反正不能拆。”

“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都是文化人，知道每一处文物要是没了就不会再有了。”鲁局长走过去拍初平阳的肩膀，“可是没办法，上面的指示我们都得服从。纪念馆的二期工程眼见着要上马。走吧，让易老哥好好写作。”他跟初平阳握了手，也勉为其难地跟易培卿握了手。一行人向门外走。

“要拆什么时候拆？”初平阳在身后问。

城建局房主任回头答：“报告批了就拆。一周吧。”

初平阳觉得自己有点乱，尽管站在原地没动，已经觉得自己在转圈子了。这几年每次遇到重大的事情，他站在原地或者坐着不动时，总感觉还有一个自己正在他待的地方像拉磨的毛驴一样不停地

转圈子。

齐苏红出了院子又回来，和初医生老婆告了别，然后走到初平阳旁边，说：“忘了跟你说，吕冬冬他，进三院了。听说你们家的房子要卖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回来真的要卖房子？”

“我是说，你刚才说吕冬冬怎么了？”

“进精神病院了。”

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

朋友通知我，这一次活动地点在西直门外大街的一幢居民楼里，我提前十分钟到。沙发、椅子和地板上已经坐了十三个人，唯一让我感到回忆之沉重的，是大部分人都叼着香烟。接下来十分钟里，陆续来了另外八个人。这是“回忆者俱乐部”的常规活动，每月一次。大家在QQ群里提前约好，时间、地点、聊天内容和主讲人。这是昨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来，加上我，一共二十三人。朋友给我的资料显示，这个俱乐部里，最大的四十二岁，最小的二十七岁；这个晚上的活动者，算上我，平均年龄三十五岁。

你可能从没听说过“回忆者俱乐部”。我也是一周前才知道。不是官方社团，也不是非法组织，就是一帮年龄相近的人凑一起，交流、活动，比如聊天、远足、卡拉OK等，但核心的志趣相同，都喜欢没事往回看，就是所谓的“回忆”。他们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是一群热爱回忆的人，为了方便传递聚会消息，召集人给这个集体冠名“回忆者俱乐部”。该俱乐部从不公开招新，也没有起草过入会规则和启事，不存在级别和职称，完全是朋友间的口耳相传，有兴

趣就过来，场所轮流坐庄，AA制。刚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俱乐部，还以为是一帮老同志在玩，就跟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在公园里凑成一个合唱团，每晚高唱革命歌曲那样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不是，他们大部分三十来岁，我们是同一代人。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，我想去看看。无论如何，这不是一个回忆往事的好年龄。

——多大才是回忆的好时候？

昨天晚上，我与旁边一个三十一岁的兄弟谈及我的疑惑，他如此反问。是啊，多大才算回忆的好时候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以断定三十来岁绝不是个好时候。以我浅陋的见识，正是成家立业的多事之秋，哪有工夫对着过去抒情。有哥们儿说过句粗话：真他妈忙，性生活都忘了。可能夸张了点，但话至理正。这个三十一岁的兄弟在某时尚杂志工作，一身纤巧的休闲西装，留莫西干头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四岁。但是，他说，他是回忆爱好者。世界很大，匪夷所思的爱好者很多，比如集邮爱好者，比如外星人爱好者，比如鬼片爱好者和笔仙爱好者。回忆爱好者还是头一回听说。

——我们都是回忆爱好者。时髦的莫西干人一挥手，把现场的二十二个人，以及有事不能来的同志全代表了。他说，哥们儿，没准你也是。

——我不是。我很肯定。

——别板上钉钉。你不是只是因为你不知道，这个年龄，还有人不会回忆？即使你不喜欢、不乐意，你也将被迫回忆。“被迫”，记住我用的这个词。

他比我小，言之凿凿、居高临下的口气我不喜欢。我很想告诉他：我就不是，怎么了？但是灯暗下去，主讲者的回忆开始了。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44)

安北斗说：“老温这人我知道，也是说气话。他跟你其实没啥，说是告你、告南归雁、告王书记，也是为了让你们加大力度，帮他破案了。那是个老实人，并不想闹，人家磨坊生意不错，要不是为了一口气，谁愿意这样瞎折腾呢？”

“他倒是些啥事嘛！还有房子让人扒了的；人被打瘫痪在床的；媳妇被拐了、娃被卖了……你说哪头轻哪头重？你不到派出所不知道，好事都在你们镇上堆着，在喇叭电视里喊着。一镇一乡的瞎瞎事都在我这里攒着。有些案，你就得加大力度破。他这，就是等着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事。你说昨晚金鱼沟丢的这个娃娃事大不？两口子出去打工了，爷爷奶奶都要撞墙、上吊，这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！他个烂罐罐倒胡搅和啥？”

“那你说他真去北京了咋办？”

“让他去么！他推钢磨、压面挣了钱，旅游消费去，你管那闲事干啥！”

“何所，别说气话，这毕竟是省上督办的案子，得给上面一个交代呀！”

“那你说咋办？我把这一伙瞎瞎垂子都放下，让丢娃的老汉老婆上吊去？所里几个人都派去把温存罐跟上、哄上，再找头奶牛，一天把奶也给他喂上？”

安北斗扑哧笑了，说：“何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看能不能想些办法，把案子推进一下，尤其是看能不能让孙铁锤把那半棵树的钱先赔了再说？”

“凭啥？孙铁锤不承认，派出所没证据，凭啥让人家赔树？”

“都分析是孙铁锤干的。我也觉得这半棵树他孙铁锤脱不了干系。何所你有威望，孙铁锤怕你，也听你话，你就出面做做工作，让他给老温下个话，哪怕是牙花子的事，总得推进一下嘛！别刺激得鸡飞狗跳的。北斗镇本来就落在人后了，再在全国扬些臭名，只怕永远都翻不起身了。”

何首魁听到这里，突然站起来说：“安北斗，你啥意思？好像是我护着孙铁锤？你都看出这棵树孙铁锤脱不了干系，我是包庇犯，与孙狼狈为奸了是吧？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……”

“我还不知道你们的意思？北斗村早有人放话，说我跟孙铁锤穿着连裆裤，以为我没听见？他温存罐闹上天闹下地，还是那话：没证据我不能给他捏一个。要都凭猪脑子想象一番，就能揪出个罪犯来，还要我何首魁干啥？要派出所干啥？弄一帮皮干鬼，划着拳、喝着酒就把案破了么，还嫌我不该到孙家吃饭，说是把温如风气走了，你不也去吃了么？人家三番五次地请，能不去？我说过，我到哪里去，都不能排除那不是一种侦查手段，包括赌窟淫窝。你给他捎话，就说我还会到孙家吃去，爱走让他跑快些！”

安北斗急忙说：“何所，千万不敢再刺激了，你要说到孙家吃饭，是一种侦查手段，我倒是可以转达给他。”

“不用，人家请春客，我就是去吃饭，犯不着给他下这没厘头的话。我干什么也不用给他汇报。他那点破事，我还顾不上！”何首魁说完，脸一拉下就要出门。

他又一把拽住说：“何所，何所，老温的事你还真得上点心，我也不想弄这黏牙事，可不行么。”

何首魁无奈地应承了一声：“知道了。”

这时只听院子里叫驴用警棍把一棵白杨树抽得啪啪直响：“你狗日还不老实，想逃哩？再在手铐上胡逗摸，小心我把你五个指头全掰了喂狗！”

安北斗就顺便又提醒了一句：“何所，再没人了吗，老用叫驴？”

“那你来。叫驴一分钱不要，日夜跟着撵人、逮人、当看守，就图了个风光。你要再能提供这样的人了，派出所举双手欢迎！就这警力，就这财力，你当所长看能雇几个英雄模范了，算你能！”说完何首魁一脚跨出门去，把叫驴骂了一顿：“把警棍放下！胡戳啥呢？”

安北斗离开派出所大院时，只听天边滚过一阵雷声。春雷一声震天响，好像是个好词。可在北斗镇又有说法：春天打雷不吉利，多半有啥事要发生。只见黄昏中的阳山冠墙上还有闪电，抽扯得渐渐昏暗的天幕上都有了裂缝。

他好久没回过家了，得回去看看杨艳梅和安妮。

杨艳梅就住在卫生院里，晚上这里基本没人。尤其是春天，都忙，有点病也舍不得来看。有大病的，都上县了。因此，天刚一暗，院子就黑咕隆咚的显得有些阴森。前院子是门诊、药房和两间住院病房，职工都住在后院。说是一个卫生院，其实也就两个医生、两个护士，外带一个药剂师兼会计。住房倒是宽展，他在镇政府分了一间，杨艳梅在这儿还有一个休息的地方。平常他不回来，她就住医院里，有时值夜班也方便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90)



由冷大人代领。”舒莞屏叹一口气。小棉玉一对杏核眼眨着：“海战并未打起来，可是统领炮台和进驻浪荡岛的两个都尉都获功牌。我们这儿很久没有大捷了。”她抿抿嘴，鼻中沟拉得更长：“功牌也就罢了，想不到他们还得更大大赏赐。”

原来两位副都尉会在庆典当日度过洞房花烛之夜。“新娘由将军许配，一个是大人人家小妾，另一个是山里孩子。小妾哭闹几天，山里女孩才十六岁，瘦得像柴棒。”小棉玉愤愤。舒莞屏大惊：“赏赐女子？捕蜚场的头领所言不虛？”“将军做媒，大人应允，也只能这样了。”“哪个大人？”“我也不知。”

回到住处，舒莞屏无心用餐。一直挨到天黑，再等午夜。他不知见到冷大人会说些什么。夜里九时，他叩响了瘦削青年的门。“啊！大人起床晚了些，正用餐呢。”舒莞屏回到居室，把案上那叠译文看了看，揣入衣中。过了一会，叩门声响了，是瘦削青年。

“我的总教习大人！”冷大人面带微笑，一如往日。“大人，我想请您在空闲时看几眼拙译。因太过深奥，只怕不得门径。”冷霖渡看着案上的厚厚一叠，像盯视一件陌生之物，又抬头看对方。舒莞

屏不知该怎样将话题转向庆典。好在冷大人首先提到了即将开始的盛事：“这是值得欢庆的。嗯，我们那天要鸣放礼炮。”

“大人，听说那两个都尉获功牌，还赏赐两位女子。”冷霖渡不悦：“赏赐？有这样的事？”舒莞屏声音颤抖：“女子是将军们送来的。”冷霖渡愤愤然：“那也要两情相悦才可！”“可是，”舒莞屏不得不指出：“两个女子一直啼哭，其中一个是用绳子拴来的。”冷霖渡摇摇头：“那是大人人家的小妾。详情未知，听说女子许配都尉，个个欣然。”

舒莞屏还想说到那个女工，因为沮丧，只好缄口。他记得从猎营归来时言及此类，冷大人也是断然否定的。对方目光落在那叠译文上，这意味着不快的话题该结束了。大人双手拢住温热的杯子：“我一直挂记大公。她操劳太甚。这一场周旋尽管没有损兵折将，可投入人力也是空前的。想想看，河东胶着，北海战舰，难免让人首尾难顾。”冷大人剔着发际，微微点头，说下去：“公子，大公何等从容！她在急迫的日子里一直安坐行营，会见将军，可谓‘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’。”舒莞屏仰脸看着他，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。冷大人长舒一口气：“好了，我们

从现在开始，会有一些从容的日子。许多事情也该从头做起了。”

舒莞屏从冷大人那里回来，直到凌晨仍无睡意。他和憨儿谈起即将举行的盛典，说：“听说那两个女子一直泣哭。”憨儿对两位都尉并无兴趣，说：“将军婚配时，女子也是哭号的，那还是国师和大公为媒呢！”“大人认识这些女子？”憨儿摇头：“有大户人家的，也有浪荡岛的，反正都是模样好的。”

舒莞屏和憨儿差点错过一场典礼。他们听到礼炮匆匆赶去，发现训场来的人甚多，除了兵士和府上的人，还有附近百姓。大公未至，冷大人为两个都尉颁下功牌。仪式时间不长，婚礼移到厅堂，一些人热热闹闹跟上去。小棉玉穿了红衣，胸部别了一束小花，是今天的司仪。新娘从一旁搀出，一袭红衣。全场人都盯住她们。

冷大人说了吉祥话，先是颂扬大公，而后夸赞二位都尉。舒莞屏看到两个新郎面色苍苍，窄额，一对小眼睛蹙在一起。两双笨拙的手揭开新娘盖头，全场发出“啊”的一声。一位三十多岁，微胖，眉眼疏朗；另一位瘦小，身体战抖，伴娘不得不用力搀住。两位女子的眼睛全是浮肿的。

(未完待续)

从大公那儿归来后，一种从未有过的闲寂，还有难以言喻的空虚、不知缘由的衰弱感，几乎让舒莞屏卧床不起。他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振作，长时间埋首冷大人交与的译事，害怕苍凉的心绪泛滥起来。他好像有点心不由己地使用另一种目光审视冷大人这份心血之作，陷入格外费解和困惑的境地，就像面对世外玄学一样茫然，无法寻觅一丝清晰的端倪。再回看以前译出的部分，实在蹩脚，虚词敷衍甚多。洋语与汉文的重要差异即在于能指所指界限分明，不可随性夸大。而这些要害恰为译笔的最大缺失。这当然远不止是功力未逮，而是附和与迁就、急于推进的躁性所致。一种前所未有的棘手感，还有明显的厌烦，让他出了一头冷汗。

他和憨儿去了沙岗下的辅成院。没有马上见提调大人，而是看望了那位老星象师。没有具体的询问和请益，只是好奇。老人正在阁楼忙着什么，得知总教习大人来了，腿脚利落踏级而下。老人递来苍黑多垢的茶盏，说：“大人，紫微星格位不彰，隐忧不畅，郁郁然。”说着俯在耳边：“我昨夜还为万玉大公悬着一颗心哩。”舒莞屏心头一栗：“啊，为何？”老人睁大枯目：“北海炮战，河东拒敌，不得一日安稳哉！直到豪雨骤降，呜呼！”舒莞屏脸色煞白，一直望向别处。

路过银库门口，舒莞屏瞥了一眼，见老匠师伏在案前。他放轻脚步，去提调大人当值处。小棉玉一脸欣喜：“我刚从副都统那儿回来，一眼看到了你的马。”“提调可好？”“忙碌庆典呢。唯恐不得周全。原定大公亲手为两个都尉颁发功牌，副都统说大公雨夜着凉，